

東坡七集

冊四

東坡集卷第十七

詩八十八首

贈李道士并敘

駕部員外郎李君宗固景祐中良吏也守漢州有道士尹可元精練善畫以遺火得罪當死君緩其獄會赦獲免時可元年八十一自誓且死必爲李氏子以報可元旣死二十餘年而君子世昌之婦夢可元入其室生子曰得柔小名蜀孫幼而善畫旣長讀莊老喜之遂爲道士賜號妙應事母以孝謹聞其寫真蓋妙絕一時云

世人只數曹將軍誰知虎頭非癡人腰間大羽何足道頰上三毛自有神平生狎侮諸公子戲著幼輿巖石裏故教世世作黃冠布襪青鞋弄雲水千年鼻祖守關門一念還爲李耳孫香火舊緣何日盡丹青餘習至今存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

次韻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別

玉堂給札氣如雲初喜湘纍復佩銀樊口淒涼已陳迹昔與張同游武昌樊口來詩中及之班心突兀見長身臺

吏謂御史立處爲班心江湖前日真成夢鄠杜他年恐卜



鄰此去若容陪坐嘯故應客主盡詩人

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二首

三館曝書防蠹毀得見來禽與青李秋蛇春蚓久相  
雜野鷺家雞定誰美玉函金籀天上來紫衣敕使親  
臨啓紛綸過眼未易識磊落挂壁空雲委歸來妙意  
獨追求坐想蓬山二十秋怪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桓  
玄寒具油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君不  
見長安永寧里王家破垣誰復修

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自苦誰與美畫地爲餅未必  
似要令癡兒出饒水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疑  
聖智忍飢看書淚如洗至今魯公餘乞米

次韻宋肇惠澄心紙二首

詩老囊空一不留百番曾作百金收永叔以澄心百幅遺

聖俞聖俞有詩

知君也厭雕肝腎分我江南數斛愁

君家家學陋相如宜與諸儒論石渠古紙無多更分  
我自應給札奏新書

郭熙秋山平遠二首

目盡孤鴻落照邊遙知風雨不同川此間有句無人  
見送與襄陽孟浩然

木落騷人已怨秋不堪平遠發詩愁要看萬壑爭流

處他日終煩顧虎頭

送歐陽辯監澶州酒

汗血駕鼓車何從致千里紛紛糟麴間欲試賢公子  
君家江南英濯足滄浪水竭渡舊黃河漲沙埋馬耳  
由來付造物倚伏何窮已當念楚子文三仕無愠喜

九月十五日邇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

讀史官燕于東宮又遣中使就賜御書詩

各一首臣軾得紫薇花絕句其詞云絲綸

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

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翌日各以表謝

又進詩一篇臣軾詩云

繡裳畫袞雲垂地不作成王翦桐戲日高黃繖下西

清風動槐龍舞交翠邇英閣前有雙槐膠枝屬地如龍形壁

中蠹簡今千年漆書蝌蚪光射天諸儒不復憂叟燥

東宮賜酒如流泉酒酣復拜千金賜一紙驚鸞回鳳

字蒼顏白髮便生光袖有驪珠三十四臣所賜詩并題

目及臣姓名凡三十四字歸來車馬已喧闐爭看銀鉤墨

色鮮人間一日傳萬口喜見雲章第一篇上前此未嘗

以御書賜羣臣玉堂畫掩文書靜鈴索不搖鐘漏永莫

言弄筆數行書須信時平由主聖犬羊散盡沙漠空

捷烽夜到甘泉宮似聞指麾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  
戎時熙河新獲鬼章是日涇原復委夏賊數十萬人皆遁去文思  
天子師文母終閉玉闕辭馬武小臣願對紫薇花試  
草尺書招贊普謹按唐制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許綴中書舍人  
班今臣以知制誥待罪禁林故得以紫薇爲故事

和王晉卿并敘

駙馬都尉王誥晉卿功臣全彬之後也元豐二天子  
得罪貶黃岡而晉卿亦坐累遠謫不相聞者七年予  
旣召用晉卿亦還

朝相見

殿門外感歎之餘作詩相屬託物悲慨阨窮而不怨  
泰而不驕佳其貴公子有志如此故次其韻

先生飲東坡獨舞無所屬當時挹明月對影三人定  
醉眠草棘間蟲虺莫予毒醒來送歸鴈一寄千里目  
張焉懷公子旅食久不玉欲書加餐字遠託西飛鷁  
謂言相濡沫未足救溝瀆吾生如寄耳何者爲禍福  
不如兩相忘昨夢那可逐上書得自便歸老湖山曲  
躬耕二頃田自種十年木豈知垂老眼却對金蓮燭  
公子亦生還仍分刺史竹賢愚有定分尊俎守尸祝  
文章何足云執技等醫卜朝廷方西顧羌虜驕未伏



遙知重陽酒白羽落黃菊羨君真將家浮面氣可掬  
袁天綱語竇軌君語則赤氣浮面爲將勿多殺人何當請長纓  
一戰河湟復

謝王澤州寄長松兼簡張天覺二首

莫道長松浪得名能教覆額兩眉青便將徑寸同千  
尺知有奇功似伏苓

憑君說與埋輪使速寄長松作解嘲送張天覺詩有埋輪  
及河東慳之語無復青黏和漆葉枉將鍾乳敵仙茅

次韻劉貢父所和韓康公憶持國二首

夢覺真同鹿覆蕉相君脫屣自參寥顏紅底事髮先  
白室邇何妨人自遙狂似次公應未怪醉推東閣不  
須招援毫欲作衣冠表盛事終當繼八蕭唐蕭氏自瑀  
及邁八宰相

閉戶端居念獨深小軒朱檻憶同臨燎須誰識英公  
意英公爲其姊作粥燎須曰吾與姊皆老矣能幾進粥黃髮聊知

子建心子建與楚王彪別詩云王其愛玉體共享黃髮期已託

西風傳絕唱且邀明月伴孤斟他年內集應呼我下  
客先判平醉墮簪

次韻劉貢父叔姪扈駕

玉堂孤坐不勝清長羨枚鄒接長卿只許隔牆聞置

酒時因議事得聯名機雲似我多遺俗廣受如君不  
治生共託屬車塵土後鈞天一飽夢中榮

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

庭下黃花一醉同重來雪巘已穹窿不應屢費譏安  
石但使毋多酌次公鍾乳金釵人似玉鵬絃鐵撥坐  
生風少卿尚有車茵在頗覺寬容勝弱翁

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

君知六鑿皆爲贅我有一言能決疣病客巧聞牀下  
蟻癡人強覷棘端猴聰明不在根塵裏藥餌空爲婢  
僕憂但試周郎看聾否曲音小誤已回頭

送喬仝寄賀君六首并敘

舊聞靖長官賀水部皆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 章  
聖皇帝東封有謁於道左者其謁云晉水部員外郎  
賀元再拜而去 上不知也已而閱謁見之大驚物  
色求之不可得天聖初又使其弟子喻澄者詣 闕  
進佛道像直數千萬張公安道與澄遊具得其事又  
有喬仝者少得大風疾幾死賀使學道今年八十益  
壯盛人無復見賀者而仝數見之元祐三年十二月  
仝來京師十許日子留之不可曰賀以上元期我於  
蒙山又曰吾師嘗遊密州識君於常山道上意若喜

君者作是詩以送之且作五絕句以寄賀

君年三十美且都初得惡疾墮眉須紅顏白髮驚妻  
孥覽鏡自嫌欲棄軀結茅窮山啖松腴路逢逃秦博  
士盧方瞳照野清而矐再拜未起煩一呼覺知此身  
了非吾炯然蓮花出泥塗隨師東遊渡維維邦邦密州  
二水名 山頭見我兩輪朱豈知仙人混屠沽爾來八  
十曾垂胡上山如飛瞋人扶東歸有約不敢渝新年  
當參老仙儒秋風西來下雙鳧得棗如瓜分我無  
生長兵間早脫身晚爲元祐太平人不驚渤海桑田  
變來看龜蒙漏澤春

曾謁東封玉輅塵幅巾短褐亦逡巡行宮夜奏空名  
姓悵望雲霞縹渺人

垂老區區豈爲身微言一發重千鈞始知不見高皇  
帝正是商山四老人

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居  
處願供薪水看燒丹

千古風流賀季真最憐嗜酒謫仙人狂吟醉舞知無  
益粟飯藜羹問養神

送家安國教授歸成都

別君二十載坐失兩鬢青吾道雖艱難斯文終典刑



屢作退飛鷁羞看乾死螢一落戎馬間五見霜葉零  
夜談空說劍春夢猶橫經新科復舊貫童子方乞靈  
須煩凌雲手去作入蜀星蒼苔高朕室古柏文翁庭  
初聞編簡香始覺鋒鏑腥岷峨有雛鳳梧竹養脩翎  
嗚呼應嶰律飛舞集虞廷吾儕便歸老亦足慰餘齡  
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齋二首

江淮流落豈關天禁省相望亦偶然等是新年未相  
見此身應坐不歸田

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朝回兩袖天香  
滿頭上銀幡笑阿咸

當年踏月走東風坐看春闈鎖醉翁白髮門生幾人  
在却將新句調兒童

次韻答張天覺二首

車輕馬穩轡銜堅但有蚊蟲喜撲緣截斷口前君莫  
怪人間差樂勝巢仙

馭風騎氣我何勞且要長松作土毛亦如訶佛丹霞  
老却向清涼禮白毫

次韻黃魯直畫馬試院中作

少年鞍馬勤遠行臥聞齧草風雨聲見此忽思短策  
橫十年髀肉磨欲透那更陪君作詩瘦不如芋魁歸

飯豆門前欲嘶御史聽詔恩三日休老翁羨君懷中  
雙橘紅黃有老母

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  
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

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時謾說古戰  
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慚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  
何責青袍白紵五千人知子無怨亦無德買羊沽酒  
謝玉川爲我醉倒春風前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  
子非癯仙

和王晉卿送梅花次韻

東坡先生未歸時自種來禽與青李五年不踏江頭  
路夢逐東風泛蘋芷江梅山杏爲誰容獨笑依依臨  
野水此間風物君未識花浪翻天雪相激明年我復  
在江湖知君對花三嘆息

和宋肇遊西池次韻

漢皇慈儉不開邊尚教千艘下瀨船貪看艨艟飛鬪  
艦不知鼉虜舞鈞天故山西望三千里往事回思二  
十年自笑區區足官府不如公子散神仙

書艾宣畫四首

竹鶴

此君何處不相宜況有能言老令威誰識長身古君子猶將緇布緣深衣

黃精鹿

太華西南第幾峯落花流水自重重幽人只採黃精去不見春山鹿養茸

杏花白鷗

天工翦刻為誰妍袍藥游蜂自作團把酒惜春都是夢不如閑客此閑看

蓮龜

半脫蓮房露壓欹綠荷深處有游龜只應翡翠蘭苔上獨見玄夫曝日時

僕領貢舉未出錢穆父雪中作詩見及二月二十日同游金明池始見其詩次韻為

答

雪知我出已全消花待君來未敢飄行避門生時小飲忽逢騎吏有嘉招魚龍絕技來千里斑白遺民數四朝知有黃公酒壚在蒼顏華髮自相遙

次韻子由五月一日同轉對

晚奉新書笏在腰談王正欲伴耕樵晉陽豈為一門

進豆門讀温大推兄第二云我起義晉陽止為卿一門耳宣政聊



同五月初 正元中詔曰自今後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僚  
相見 憂患半生聯出處歸休上策早招要後生可畏  
吾衰矣刀筆從來錯料堯

韓康公挽詞二首

故國非喬木興王有世臣嗟予後死者猶及老成人  
德業經文武風流表縉紳空餘行樂地處處泣遺民  
再世忠清德三朝翼贊勳功成不歸國就訪敢忘君  
舊學嚴詩律餘威靖塞氛何當繼韓奕故吏總能文  
西第開東閣初筵點後塵笙歌邀白髮燈火樂青春  
扶路三更罷回頭一夢新賦詩猶墨涇把卷獨沾巾

柏石圖詩并敘

陳公弼家藏柏石圖其子慥季常傳寶之東坡居士  
作詩以爲之銘

柏生兩石間天命本如此雖云生之艱與石相終始  
韓子俯仰人但愛平地美土膏雜糞壤成壞幾何耳  
君看此槎牙豈有可移理蒼龍轉玉骨黑虎抱金柅  
畫師亦可人使我毛髮起當年落筆意正欲譏韓子  
慶源宣義王文以累舉得官爲洪雅主簿  
雅州戶掾遇吏民如家人安樂之旣謝  
事居眉之青神瑞草橋放懷自得有書來

求紅帶旣以遺之且作詩爲戲請黃魯直  
學士秦少游賢良各爲賦一首爲老人光  
華

青衫半作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長  
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啼兒號刺史怒時有野人來  
挽須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飯豆吾豈無歸來瑞草  
橋邊路獨游還佩平生壺慈母巖前自喚渡青衣江  
上人爭扶今年蠶市數州集中有遺民懷袴襦邑中  
之黔相指似白髯紅帶老不癯我欲西歸卜鄰舍隔  
牆拊掌容歌呼不學山王乘駟馬回頭空指黃公壚  
次許冲元韻送成都高士敦鈐轄

移中老監本虛名懶作燕山萬里行余與高君奉使契丹  
辭免不行坐看飛鴻迎使節歸來駿馬換傾城高才本  
不緣勳閥餘力還思治蜀兵西望雪山烽火盡不妨  
樽酒寄平生

次前韻送程六表弟

君家兄弟真連璧門下朱輪家萬石竹使猶分刺史  
符尚方行賜尚書寫前年持節發倉廩到處賣刀收  
蠶粟歸來閉口不論功却是渡江誰復惜君才不用  
如瀾松我老得全猶社櫟青衫莫厭百僚底白首上

有千薪積憶昔江湖一釣舟無數雲山供點筆未應  
便障西風扇只恐先移北山檄憑君寄謝江南叟念  
我空見長安日浮江沂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  
和王晉卿題李伯時畫馬

督郵有良馬不爲君所奇顧收紙上影駿骨何由歸  
一朝見縈策蟻封驚肉飛豈惟馬不遇人已半生癡  
送錢穆父出守越州絕句二首

簿書常苦百憂集樽酒今應一笑開京北從教思廣  
漢會稽聊喜得方回  
若耶溪水雲門寺賀監荷花空自開我恨今猶在泥  
滓勸君莫棹酒船回

戲書李伯時畫御馬好頭赤

山西戰馬飢無肉夜嚼長稽如嚼竹蹏間三丈是徐  
行不信天山有坑谷豈如廐馬好頭赤立仗歸來臥  
斜日莫教優孟卜葬地厚衣薪標入銅歷

送程七表弟知泗州

江湖不在眼塵土坐滿顏繫舟清洛尾初見淮南山  
淮山相媚好曉鏡開煙鬢持此娛使君一笑簿領閒  
使君如天馬朝燕莫荆蠻時無王良手空老十二閑  
聊當出毫末化服狡與頑勿謂無人知古佛臨濤灣



赤子視萬類流萍閱人寰但使可此人餘事真茹營

送曹輔赴閩漕

曹子本儒俠筆勢翻濤瀾往來戎馬間邊風裂儒冠  
詩成橫槩裏楯墨何曾乾一日事遠遊紅塵隔巖灘  
平生羊炙口並海搜鹹酸一從荔枝飲豈念首著槃  
我亦江海人市朝非所安常恐青霞志坐隨白髮闌  
淵明賦歸去談笑便解官今我何爲者索身良獨難  
憑君問清淮秋水今幾竿我舟何時發霜露日已寒

次韻王郎子立風雨有感

百年一俯仰寒暑相主客稍增裘褐氣已覺團扇厄  
不須計榮辱此喪彼有獲我琴終不敗無攫故無釋  
後生不自牧呻吟空挾策揠苗不待長賣菜苦求益  
此郎獨靜退門外無行迹但恐陶淵明每爲飢所迫  
淒風弄衣結小雪穿門席願君付一笑造物亦戲劇  
朝來賦雲夢筆落風雨疾爲君裁春衫高會開桂籍

次韻黃魯直嘲小德小德魯直子其母微

故其詩云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

進饌客爭起小兒那可涯莫欺東方星三五自橫斜  
名駒已汗血老蚌空泥沙但使伯仁長還與絡秀家

書林次中所得李伯時歸去來陽關二圖

後二首

不見何戡唱渭城舊人空數米嘉榮龍眠獨識慙  
處畫出陽關意外聲

兩本新圖寶墨香樽前獨唱小秦王爲君翻作歸來  
引不學陽關空斷腸

送蹇道士歸瀘山

物之有知蓋恃息孰居無事使出入心無天遊室不  
空六鑿相攘婦爭席法師逃人入廬山山中無人自  
往還往者一空還者失此身正在無還間縣縣不絕  
微風裏內外丹成一彈指人間俯仰三千秋騎鶴歸  
來與子游

臥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  
日鑠院是日苦寒 詔賜官燭法酒書呈  
同院

微霰疎疎點玉堂詞頭夜下攬衣忙分光御燭星辰  
爛拜賜官壺雨露香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睡漏  
聲長何時却逐桑榆暖社酒寒燈樂未央

送周朝議守漢州

茶爲西南病氓俗記二李祀與稷也何人折其鋒矯矯  
六君子思道與姪正孺張永徽吳醇翁呂元鈞宋文輔也 君家

尤出力流落初坐此謂當收桑榆華髮看劍履胡為  
犯風雪歲晚行未已念歸誠得計顧自為謀耳吾聞  
江漢間瘡痍有未起莫輕龔遂老君王付尺箠召還  
當有詔挽袖謝鄰里猶堪作水衡供張園林美

木山并敘

吾先君子嘗蓄木山三峯且為之記與詩詩人梅二  
丈聖俞見而賦之今三十年矣而猶子千乘又得五  
峯益奇因次聖俞韻使并刻之其側

聖俞詩

空山枯楠大蔽牛霹靂夜落魚鳧洲魚鳧水射幾千  
秋蠹肌爛隨沙蕩流惟存堅骨蛟龍鏝形侔三山中  
雄酋左右兩峯相挾翼尊奉君長無慢尤蘇夫子見  
之驚且喜買於谿叟憑貂裘因嗟大不為梁棟又歎  
殘不為薪樵雨侵蘚澀得石瘦宜與夫子歸隱丘

次韻

木生不願回萬牛願終天年仆沙洲時來幸逢河伯  
秋掀然見怪推不流蓬婆雪領巧雕鏤蟄蟲行蟻為  
豪酋阿咸大膽忽持去河伯好事不汝尤城中古沼  
浸坤軸一林瘦竹吾菟裘二頃良田不難買三年橙  
木行可櫛會將白髮對蒼巘魯人不厭東家丘

送千乘千能兩姪還鄉

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  
君看龐德公白首終泥蟠豈無子孫念顧獨遺以安  
鹿門上冢回牀下拜龍鸞躬耕竟不起耆舊節獨完  
念汝少多難冰雪落綺紈五子如一人奉養真色難  
烹雞獨餽母自饗首蓓漿口腹恐累人寧我食無肝  
西來四千里敝袍不言寒秀眉似我兄亦復心閑寬  
忽然捨我去歲晚留餘酸我豈軒冕人青雲意先闌  
汝歸蒔松菊環以青琅玕禮陰三年成可以挂我冠  
清江入城郭小圃生微瀾相從結茆舍曝背談金鑾

送周正孺知東川

得郡書生榮還家昔人重而況東西川千騎許上冢  
里門下車入父老自驚聳端如何武賢不事長卿寵  
清時養材傑杞梓方培擁未應遺合抱取用及把拱  
如君尚出麾顧我宜耕壟告歸謝先手求去悔不勇  
豈云慕廉退實自知衰冗爲君掃棠陰畫像或相踵  
蜀中太守無不畫像者

題李伯時畫趙景仁琴鶴圖二首

清獻先生無一錢故應琴鶴是家傳誰知默鼓無絃  
曲時向珠宮舞幻仙



醜石寒松未易親聊將短曲調長人乘軒故自非明  
眼終日傲傲舞纓薪

次前韻再送周正孺

東川得望郎坐與西爭重高風傾石室舊學鄙文冢  
蜀人安使君所至野不聳竹馬迎細侯大錢送劉寵  
遙知句谿路老穉相扶擁看畫古叢祠百怪朝幽拱  
牛頭與兜率雲木蔚堆壠醉鄉追舊游筆陣賈餘勇  
聊將詩酒樂一掃簿書冗西風吹好句珠玉本無踵

劉蛻文冢銘在梓州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王晉卿畫

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山耶雲耶遠莫  
知煙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絕谷中有百  
道飛來泉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爲奔川川平  
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入稍度喬木外漁  
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妍  
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置二頃田君不見武  
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  
暮雲捲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  
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  
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

應有招我歸來篇

次韻王定國會飲清虛堂

何遜揚州又幾年官梅詩興故依然何人可復問季  
孟與子不妨中聖賢卜築君方淮上郡歸心我已劍  
南川此身正似蠶將老更盡春光一再眠

興龍節侍宴前一日微雪與子由同訪王  
定國小飲清虛堂定國出數詩皆佳而五  
言尤奇子由又言昔與孫巨源同過定國  
感念存沒悲歎久之夜歸稍醒各賦一篇  
明日朝中以示定國也

天風浙浙飛玉沙詔恩歸沐休早衙遙知清虛堂裏  
雪正是簷蔔林中花出門自笑無所詣呼酒持勸惟  
君家踏水凌兢戰疲馬扣門剝啄驚寒鴉羨君五字  
入詩律欲與六出爭天葩頭風已倩檄手愈背癢恰  
得仙爪爬銀餅瀉油浮蟻酒紫盃鋪粟盤龍茶幅巾  
起作鷓鴣舞疊鼓誰摻漁陽撾九衢燈火雜夢寐十  
年聚散空咨嗟明朝握手殿門外共看銀闕瞰晨霞  
王晉卿所藏著色山二首

縹渺營丘水墨仙浮空出沒有無間爾來一變風流  
盡誰見將軍著色山

舉確何人似退之意行無路欲從誰宿雲解駁晨光  
漏獨見山紅澗碧時

次韻黃魯直效進士作歲寒知松柏詩

龍蟄雖高臥雞鳴不廢時炎冷徒自變茂悅兩相知  
已負棟梁質肯爲兒女姿那憂霜賀賀未喜日遲遲  
難與夏蟲語永無秋實悲誰知此植物亦解秉天彝  
王晉卿作煙江疊嶂圖僕賦詩十四韻晉  
卿和之語特奇麗因復次韻不獨紀其詩  
畫之美亦爲道其出處契闊之故而終之  
以不忘在莒之戒亦朋友忠愛之義也

山中舉頭望日邊長安不見空雲煙歸來長安望山  
上時移事改應潛然管絃去盡賓客散惟有馬埒編  
金泉渥洼故自千里足要飽風雪輕山川屈居華屋  
啗棗脯十年俯仰龍旂前却因病瘦出奇骨鹽車之  
厄寧非天風流文采磨不盡水墨自與詩爭妍畫山  
何必山中人田歌自古非知田鄭虔三絕君有二筆  
勢挽回三百年欲將巖谷亂窈窕眉峯脩嫵誇連娟  
人間何有春一夢此身將老蠶三眠山中幽絕不可  
久要作平地家居仙能令水石長生眼非君好我當  
誰緣願君終不忘在莒樂時更賦囚山篇 柳子厚有囚

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讀至  
夜半書其後

玉堂清冷不成眠伴直難呼孟浩然暫借好詩消永  
夜每逢佳處輒參禪愁侵硯滴初含凍喜入燈花欲  
鬪妍寄語君家小兒子他時此句一時編

景仁和賜酒燭詩復次韻謝之時公方進新  
樂

笙磬分均上下堂舊說堂上之樂皆受笙均堂下之樂皆受磬  
均游魚舞獸自奔忙朱絃初識孤桐韻舊樂金石聲高  
而絲聲微今樂金石與絲聲皆著玉琯猶聞杵黍香舊法以尺  
生律今以黍定律以律生尺萬事今方啓伯始一斑我亦  
愧真長此生會見二雍就無復寥寥歎未央

次韻劉貢父春日賜幡勝

寬詔隨春出內朝二軍喜氣挾狐貂鏤銀錯落翻斜  
月翦綵繽紛舞慶霄臘雪強飛纔到地前日微雪曉風  
偷轉不驚條脫冠徑醉應歸臥便腹從人笑老詔是  
日幕次賜酒

再和

與君流落偶還朝過眼紛紛七葉貂莫笑華顛飄彩



勝幾人黃壤隔青霄行吟未許窮騷雅坐嘯猶能出  
教條記取明年江上郡五更春枕夢春韶

葉公秉王仲至見和次韻答之

衫絺方暑亦堪朝歲晚淒風憶阜貂共喜鶴鸞歸禁  
籞心知日月在重霄君如老驥初遭絡我似枯桑不  
受條強鑷霜霜須簪彩勝蒼顏得酒尚能韶

再和

衰遲何幸得同朝温勁如君合理貂誰惜異材蒙徑  
寸自慚枯枿借凌霄光風泛泛初浮水紅糝離離欲  
綴條後日一樽何處共奉常端冕作咸韶

次韻王晉卿惠花栽栽所寓張退傅第中  
一首

坐來念念失前人共向空中寓一塵若問此花誰是  
主天教閑客管青春

次韻王晉卿上元侍燕端門

月上九門開星河繞露臺君方枕中夢我亦化人來  
光動仙毬縵香餘步輦回相從穿萬馬衰病若為陪

王鄭州挽詞克臣

羨君華髮起琳宮右輔初還鼓角雄千里農桑歌子  
產一時冠蓋慕蕭嵩那知聚散春糧外便有悲歡過

隙中京兆同僚幾人在猶思對案筆生風  
予爲開封幕與子難同廳

書王定國所藏王晉卿畫著色山二首

白髮四老人何曾在商顏煩君紙上影照我曾中山  
山中亦何有木老土石頑正賴夫日光澗谷紛爛斑  
我心空無物斯文定何間君看古井水萬象自往還  
君歸嶺北初逢雪我亦江南五見春寄語風流王武  
子三人俱是識山人

送呂昌明知嘉州

不羨三刀夢蜀都聊將八詠繼東吳臥看古佛凌雲閣  
勅賜詩人明月湖得句會應緣竹鶴思歸寧復爲  
尊鱸橫空好在脩眉色頭白猶堪乞左符

次韻黃魯直寄題郭明父府推潁州西齋二首

樹頭啄木常疑客客去而噴定不然脫轄已應生井  
沫解衣聊復起庖煙平生詩酒真相汙此去文書恐  
獨賢早晚西湖映華髮小舟翻動水中天

寂寞東京月日三州德星無復綴珠旒莫嗟平輿空神  
物尚有西齋接勝流春夢屢尋湖十頃家書新報橘  
千頭雪堂亦有思歸曲爲謝平生馬少游輿音預

東坡集卷第十七

...

...

...

...

...

...

...

...

...

...

...

...

...

...

...

...

...

...

...

...

東坡集卷第十八

詩一百一十七首

次韻秦少章和錢蒙仲

碧畦黃隴稻如京，歲美人和易得情。  
鑑裏移舟天外，思地中鳴角古來聲。  
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  
二子有如雙白鷺，隔江相照雪衣明。

次韻錢越州

髯尹超然定逸羣，南遊端爲訪雲門。  
謫仙歸侍玉皇案，老鶴來乘刺史轡。  
已覺簿書哀老子，故知籩豆有司存。  
年來齒頰生荆棘，習氣因君又一言。

同秦仲二子雨中遊寶山

平明已報百吏散，半日來陪二子閑。  
立鵲低昂煙雨裏，行人出沒樹林間。

去杭十五年復游西湖用歐陽察判韻

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  
還從舊社得心印，似省前身覓手書。  
葑合平湖久蕪漫，人經豐歲尚凋疎。  
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

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

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各華顛。  
還來一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



送子由使契丹

雲海相望寄此身那因遠適更沾巾不詞駟騎凌風  
雪要使天驕識鳳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應夢武  
林春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次韻答劉景文左藏

我老詩壇仆鼓旗借君佳句發良時但空賀監杯中  
物莫示孫郎帳下兒夜燭催詩金燼落秋芳壓帽露  
華滋故應好語如爬癢有味難名只自知

坐上復借韻送岢嵐軍通判葉朝奉

雲間踏白看纏旗莫忘西湖把酒時夢裏吳山連越  
嶠樽前羌婦雜胡兒夕烽過後人初醉春鴈來時雪  
未滋為問從軍真樂否書來粗遣故人知

軾始於文登海上得白石數升如芡實可  
作枕聞梅丈嗜石故以遺其子子明學士  
子明有詩次其韻

海隅荒怪有誰珍零落珊瑚泣季倫法供坐令微物  
重軾舊有怪石供色難歸致孝心純只疑蕙苾來交趾  
未信蠙珠出泗濱願子聚為江夏枕不勞麾扇自寧

親

次韻錢越州見寄

莫將牛弩射羊羣臥治何妨晝掩門稍喜使君無疾  
病時因送客見車轡搔頭白髮秋無數閉眼丹田夜  
自存欲息波瀾須引去吾儕豈獨坐多言

文登蓬萊閣下石壁千丈爲海浪所戰時  
有碎裂淘灑歲久皆圓熟可愛土人謂此  
彈子渦也取數百枚以養石昌蒲且作詩  
遺垂慈堂老人

蓬萊海上峯玉立色不改孤根捍滔天雲骨有破碎  
陽侯殺廉角陰火發光采纍纍彈丸間瑣細或珠琲  
闐浮一漚耳真妄果安在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  
垂慈老人眼俯仰了大塊置之益盎中日與山海對  
明年菖蒲根連絡不可解儻有蟠桃生日莫猶可待  
次韻毛滂法曹感雨詩

江南佳公子遺我錦繡端攬之溫如春公子焉得寒  
興雨自有時膚寸便濛濛覆斂藏以自潤牛斗何足干  
空庭月與影強結二支歡我豈不足歟要此清團團  
所歡在一醉常恐樽中乾捨酒尚可樂明珠如彈丸  
但恐千仞雀忽忽發虛彈迨子閑暇時種子田中丹  
一朝涉世故空腹容欺謾我頃在東坡秋菊爲夕餐  
永愧坡間人布褐爲我完雪堂初覆瓦上簞無下莞

時時亦設客每醉筒輒彈一笑便傾倒五年得輕安  
公子豈我徒衣鉢傳一簞定非郊與島筆勢江河寬  
悲吟古寺中穿帷雪漫漫他年記此味芋火對懶殘

送鄧宗古還鄉

廣漢有姜子孝弟行里閭赤眉雖豺虎弛兵過其墟  
至今空清泉無復雙鯉魚南鄭有李郃得妙甘公書  
夜坐指流星驚倒兩使車抱關不肯仕布褐蒙璠璣  
西南固多士君得二子餘凜凜忠文公搜士及樵漁  
澗谿有幽討蘋芷真嘉蔬歲晚終不食心惻當何如  
參寥上人初得智果院會者十六人分韻

賦詩軾得心字

漲水返舊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  
三間得幽寂數步藏清深攢金盧橘塢散火楊梅林  
茶筍盡禪味松杉真法音雲崖有淺井玉醴常半尋  
遂名參寥泉可濯幽人襟相攜橫嶺上未覺衰年侵  
一眼吞江湖萬象涵古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我簪  
哭王子立次兒子迨韻三首

彭城初識子照眼白而長異夢成先兆子爲密州子立

未嘗相識忽告同舍生日吾夢爲密州婿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子  
妻之清言得未嘗豈惟知禮意遂欲補詩亡子立能詩

而有禮學出吐真相逼諸生敢鴈行

非無伯鸞志獨有子雲悲恨子非天合猶能使我思  
兒曹莫淒慟老眼欲枯萎會哭皆豪傑誰爲感舊詩  
子立與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陳無已皆友善

龍困嘗魚服羊儂或虎蒙忽忽成鬼錄憤憤到天公  
偶落藩牆上同游羿穀中回看十年事黃葉卷秋風

異鵲并敘

熙寧中柯侯仲常通守漳州以救飢得民有二鵲栖  
其廳事訖侯之去鵲亦送之漳人異焉爲賦此詩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於家家有五畝園么鳳集桐花  
是時烏與鵲巢穀可俯拏憶我與諸兒飼食觀羣呀  
異人驚瑞異野老笑而嗟云此方乳哺甚畏鳶與蛇  
手足之所及二物不敢加主人若可信衆鳥不我遐  
故知中孚化可及魚與猥柯侯古循吏悃悃真無華  
臨漳所全活數等江干沙仁心格異族兩鵲栖其衙  
但恨不能言相對空植植善惡以類應古語良非夸  
君看彼酷吏所至號鬼車

次韻詹適宣德小飲巽亭

君方夢謫仙來詩記李白郎官湖我亦弔文園江上同三  
黜天涯又一樽濤雷殷白晝梅雪耿黃昏歸去多情



雨應隨御史軒詹爲御史主簿

東川清絲寄魯冀州戲贈

鵝溪清絲清如氷上有千歲交枝藤藤生谷底飽風  
雪歲晚忽作龍蛇升嗟我雖爲老侍從骨寒只受布  
與繒牀頭錦衾未還客坐覺芒刺在背膺豈如髯卿  
晚乃貴福祿正似川方增醉中倒着紫綺裘下有半  
臂出縹綾封題不敢妄裁剪刀尺自有佳人能遙知  
千騎出清曉積雪未放游塵興白須紅帶柳絲下老  
弱空巷人相登但放奇紋出領袖吾髯雖老無人憎  
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仍戲

作小詩

妙供來香積珍烹具太官揀芽分雀舌賜茗出龍團  
曉日雲庵暖春風浴殿寒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  
次韻王忠玉遊虎丘絕句二首

當年太白此相浮老守娛賓得二丘郡人有閩丘公太守  
王規父嘗云不謁虎丘卽謁閩丘規父忠玉伯父也白髮重來故  
人盡空餘叢桂小山幽

青蓋紅旗映玉山新詩小草落玄泉風流使者人爭  
看知有真娘立道邊虎丘中路有真娘墓

舞衣歌扇轉頭空只有青山杳靄中莫共吳王鬪百

草使君未敢借驚鴻

寄蔡子華

故人送我東來時手栽荔子待君歸荔子已丹吾髮  
白猶作江南未歸客江南春盡水如天腸斷西湖春  
水艤想見青衣江畔路白魚紫筍不論錢霜鬢二老  
如霜檜舊交零落今誰輩莫從唐舉問封侯但遣麻  
姑更爬背

和錢四寄其弟蘇

再見濤頭涌玉輪煩君久駐浙江春年來總作維摩  
病堪笑東西二老人

臥病彌月聞垂雲花開順閣梨以詩見招  
次韻答之

道人心似水不礙照花妍燕坐春強半清陰月屢遷  
平生無起滅一念有陳鮮嬾嬾風枝舉離離日萼薦  
病吟終少味老醉不成顛何必遨頭出湖中有散仙  
故周茂叔先生濂谿谿在廬山下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  
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  
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卽世所知以爲溪之呼  
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

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

珍做宋版印

老人癡鈍已逃寒子復辭行理亦難要到盧龍看古塞投文易水弔燕丹余昔年辭免使北

胡羊代馬得安眠窮髮之南共一天又見子卿持漢節遙知遺老泣山前

氈毳年來亦甚都時時鵝舌問三蘇子與子由入京時北使已問所在後余館伴北使屢誦三蘇文那知老病渾無用欲

問君王乞鏡湖

始憶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何勞爲買田時猶子遲待行

雪後便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都盡獨牡丹在耳劉景文左藏和順閣梨詩見贈次韻答之

殘花怨久病剩雨泣餘妍不見雙旌出空令九陌遷開園市井皆入知君苦寂寞妙語嚼芳鮮淺紫從爭發浮紅任早薦天葩尚青萼國色待華顛載酒邀詩將矍儒不是仙

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遊西湖

絮飛春減不成年老境同乘下瀨船藍尾忽驚新火後樂天寒食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撲膠牙錫遨頭要及浣花前

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  
詩無放略

連日與王忠玉張全翁游西湖訪北山清  
順道潛二詩僧登垂雲亭飲參寥泉最後  
過唐州陳使君夜飲忠玉有詩次韻答之  
北山非自高千仞付我足西湖亦何有萬象生我目  
雲深人在塢風靜響應谷與君皆無心信步行看竹  
竹間逢詩鳴眼色奪湖淥百篇成俯仰二老相追逐  
故應千頃池養此一雙鷓山高路已斷亭小膝屢促  
夜尋三尺井渴飲半甌玉明朝鬧絲管寒食雜歌哭  
使君坐無聊狂客來不速載酒有鴟夷扣門非啄木  
浮蛆灑金盃翠羽出華屋須臾便陳迹覺夢那可續  
及君未渡江過我勤秉燭一笑換人爵百年終鬼錄  
新茶送簽判程朝奉以餽其母有詩相謝

次韻答之

縫衣付與溧陽尉捨肉懷歸潁谷封聞道平反供一  
笑會須難老待千鍾火前試焙分新胯雪裏頭綱輟  
賜龍從此升堂是兄弟一甌林下記相逢

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



羨君飄蕩一虛舟來作錢塘十日遊水洗禪心都眼  
淨山供詩筆總眉愁雪中乘興真聊爾春盡思歸却  
罷休何日五湖從范蠡種魚萬尾橘千頭

次韻林子中王彥祖唱醜

早知身寄一漚中晚節尤驚落木風近聞莘老公擇皆逝  
故有此句昨夢已論三世事歲寒猶喜五人同軾與子中  
彥祖子敦完夫同試舉人景德寺今皆健雨餘北固山圍座春  
盡西湖水映空差勝四明狂監在更將老眼犯塵紅  
壽星院寒碧軒

清風蕭蕭搖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  
簟冉冉綠霧霑人衣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  
林飛道人絕粒對寒碧為問鶴骨何緣肥

書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絕句

家雞野鷺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  
字氣壓鄴侯三萬籤

書劉景文所藏宗少文一筆畫

宛轉回紋錦縈盈連理花何須郭忠恕匹素畫縑車  
直覺院有洛花花時不暇往四月十八日  
與劉景文同往賞枇杷

綠暗初迎夏紅殘不及春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

井落依山盡巖崖發興新歲寒君記取松雪看蒼鱗  
又和劉景文韻

牡丹松檜一時栽付與春風自在開試問壁間題字  
客幾人不為看花來

西湖壽星院此君軒

臥聽謾謾碎龍鱗俯看蒼蒼立玉身一舸鴟夷江海  
去尚餘君子六千人

仲天賦王元直自眉山來見余錢塘留半  
歲既行作絕句五首送之

仲君豈弟多學王子清修寡言病後空驚鶴瘦時來  
或作鵬騫

海角煩君遠訪江源與我同來剩作數詩相送莫教  
萬里空回

三人一日同行二子與秦少章同寓高齋復同舟北行留下  
高齋月明遙想扁舟京口尚餘孤枕潮聲

更欲留君久住念君去國彌年空使犀顛玉頰長懷  
髯舅悽然

為予遠致慇懃瑞草橋邊老人紅帶雅宜華髮白醪  
光泛新春老人王慶源也

贈善相程傑

心傳異學不謀身自要清時閱摺紳  
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退豈無人  
書中苦覓元非訣醉裏微言却近真  
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

次韻林子中蒜山亭見寄

奇逸多聞老敬通何人慷慨解憐翁  
十年簿領催衰白一笑江山發醉紅  
聞道賦詩臨北固未應舉扇向西風  
叩頭莫喚無家客歸掃岷峨一畝宮

再和并答楊次公

毗盧海上妙高峯二老遙知說此翁  
聊復艤舟尋紫翠不妨持節散陳紅  
高懷却有雲門興好句真傳雪竇風  
唱我三人無譜曲馮夷亦合舞幽宮

次韻劉景文送錢蒙仲二首

誰識天閑老驥不爭日暮長途送  
盡青雲九子歸去扁舟五湖

寄語竹林社友同書桂籍天倫王郎  
獨爲鬼錄世間無此玉人

五字古原春草千金漢殿長門經緯  
尚餘三策典刑留與諸孫

菩提寺南漪堂杜鵑花

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  
艷觥鶴林兵火真一

夢不歸闔苑歸西湖

題楊次公春蘭

春蘭如美人不採羞自獻時聞風露香蓬艾深不見  
丹青寫真色欲補離騷傳對之如靈均冠佩不敢燕

題楊次公蕙

蕙本蘭之族依然臭味同曾為水仙佩相識楚詞中  
幻色雖非實真香亦竟空云何起微馥鼻觀已先通

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

仙山靈雨溼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  
子清風吹破武林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  
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

次韻袁公濟謝芎椒詩

燥吻時時著酒濡要令臥疾致文殊河魚潰腹空號  
楚汗水流骸始信吳吳真君服椒法云半年脚心汗如水自  
笑方求三歲艾不如長作獨眠夫羨君清瘦真仙骨  
更助飄飄鶴背軀

次韻和楊次公惠徑山龍井水

龍井水洗病  
眼有效

漏盡雞號厭夜行年來小器溢餅罌棄官縱未歸東  
海罷郡猶堪作水衡幻色將空眼先暗勝游無礙腳



殊輕空煩遠致龍淵水寧復臨池似伯英

次韻劉景文登介亭

澤國梅雨餘衰年困烝溽高堂磨新塼頗覺利腰足  
松根百尺井兩綆飛淨淥流觴聚兒童一笑爲捧腹  
清風信可馭剛氣在巖麓始知共此世物外無三伏  
長歌入雲去不待絃管逐西湖真西子煙樹點眉目  
濤江少醞藉高浪翻雪屋俛仰拊四海百世飛鳥速  
遠追錢氏餘近弔祖侯躅吾生如寄耳寸晷輕尺玉  
誰似劉將軍逸韻謝邊幅千言一揮手五車不再讀  
春巖彩雞舞月峽哀猿哭朝先啼鳩起莫與寒蠶續  
我老廢吟哦賴君時擊觸從今事遠覽發軔此幽谷  
清游得三昧至樂謝五欲莫作狂道士氣壓劉師服

袁公濟和劉景文登介亭詩復次韻答之

昏昏墮醉夢奈此六月溽君詩如清風吹我朝睡足  
登臨得佳句江白照湖淥袖手獨不言默藁已在腹  
是時風雨過藹藹雲歸麓疎星帶微月金火爭見伏  
惜哉此清景變滅不可逐歸來讀君詩耿耿猶在目  
却思少年日聲價爭場屋文如翻水成賦作义手速  
秋風起鴻鴈我亦繼華躅那知君蹭蹬獨泣荆山玉  
相見南新道青衫垂破幅早知事大繆恨不十年讀

莫嫌馮唐老終勝賈誼哭今年復爲僚舊好許重續  
升沈何足道等是蠻與觸共爲湖山主出入窮澗谷  
衆馳君不爭人棄我所欲何時神武門相約挂冠服

介亭錢楊傑次公

籃輿西出登山門嘉與我友尋仙村丹青明滅風篁

嶺環珮空響桃花源

郡人謂介亭山下爲桃源路

前朝欲

上已蠟屐黑雲白雨如傾盆今晨積霧卷千里豈畏  
觸熱生病根在家頭陀無爲子久與青山爲弟昆孤  
峯盡處亦何有西湖鏡天江抹坤臨高麾手謝好佳  
清風萬壑傳其言風回響答君聽取我亦到處隨君  
軒

次京師韻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運判

與子甥舅氏摧頽各蒼顏並爲東諸侯長此佳江山  
寒松無時花安得插髻鬢惟將老不死一笑榮枯間  
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挂冠及未耄當獲一紀閑  
子亦拙進取才高命堅頑譬如萬斛舟行此九折灣  
仲氏新得道一漚目塵寰君之兄德孺自言近於佛法有得  
歲晚家鄉路莫遣生榛菅

葉教授和溥字韻詩復次韻爲戲記龍井

之游

先生魯諸儒飲食清不溲空腸出秀句吟嚼五味足  
華堂鬧絲管眸子漲春綠先生疾走避面冷毒在腹  
歸來煮瓠葉弟子歌早麓聲淫及靈臺中有麀鹿伏  
功名一走兔何用千人逐故應容我輩清座時閉目  
高亭石排衙木杪挂飛屋我來無時節客亦不待速  
似聞雪髯叟西嶺訪遺躅朝陽入潭洞金碧涵水玉  
泉扉夜不扃雲袂本無幅慈皇付寶偈神侶得幽讀  
訥庵有老人宴坐天魔哭時來獻纓絡法供燈相續  
吾儕詩酒汗欲往無乃觸齋廚費晨炊車騎滿山谷  
願聞第一義鉢飯非所欲便投切雲冠子幼好奇服

次韻林子中見寄

飄零洛社數遺民詩酒當年困惡賓元亮本無適俗  
韻孝章要是有名人蒜山小隱雖爲客江水西來亦  
帶岷卷却西湖千頃葑笑看魚尾更莘莘

安州老人食蜜歌贈僧仲殊

安州老人心似鐵老人心肝小兒舌不食五穀惟食  
蜜笑指蜜蜂作檀越蜜中有詩人不知千花百草爭  
含姿老人咀嚼時一吐還引世間癡小兒小兒得詩  
如得蜜蜜中有藥治平百病正當狂走促風時一笑  
看詩百憂失東坡先生取人廉幾人相歡幾人嫌恰

似飲茶甘苦雜不如食蜜中邊甜佛云吾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因君寄與雙龍餅鏡空一照雙龍影三吳六月水如湯老人心似雙龍井

次韻錢穆父紫薇花二首

虛白堂前合抱花秋風落日照橫斜閱人此地知多少物化無涯生有涯虛白堂前紫薇兩株俗云樂天所種折得芳蕤兩眼花題詩相報字傾斜篋中尚有絲綸句坐覺天光照海涯樂天詩云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上嘗書此詩以賜軾

送張嘉州

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荆州頗願身為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虛名無用今白首夢中却到龍泓口浮雲軒冕何足言惟有江山難入手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笑談萬事真何有一時付與東巖酒佛峽人家白酒舊有名歸來還受一大錢好意莫違黃髮叟

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

雲間朱袖拂雲和知是長松挂女蘿髻重不嫌黃菊滿手香新喜綠橙搓墨翻衫袖吾方醉紙落雲煙子患多只有黃雞與白髮玲瓏應識使君歌



送李陶通直赴清溪

忠文文正二大老

司馬溫公范蜀公君之師友蘇李廣平

三舍人

蘇子容宋文道與先公才元熙寧中封還李定詞頭天下

謂之三舍人

喜見通家賢子弟自言得邑少風塵從來

勢利關心薄此去溪山琢句新肯向西湖留數月錢

塘初識小麒麟

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十首

梅梢春色弄微和作意南枝翦刻多月黑林間逢縞

袂霸陵醉尉誤誰何

相逢月下是瑤臺藉草清樽連夜開明日酒醒應滿

地空令飢鶴啄莓苔

綠髮尋春湖畔回萬松嶺上一枝開而今縱老霜根

在得見劉郎又獨來

月地雲堦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

棘誰信幽香是返魂

日出冰湖散水花野梅官柳漸欹斜西郊欲就詩人

飲黃四娘子美家

君知早落坐先開莫著新詩句句催嶺北霜枝最多

思忍寒留待使君來

冰盤未薦含酸子雪嶺先看耐凍枝應笑春風木芍

藥豐肌弱骨要人醫

寒雀喧喧凍不飛  
遶林空啞未開枝  
多情好與風流伴  
不到雙雙燕語時

蛟綃翦碎玉簪輕  
檀暈粧成雪月明  
肯伴老人春一醉  
懸知欲落更多情

縞裙練悅玉川家  
肝膽清新冷不邪  
穠李爭春猶辦此  
更教踏雪看梅花

贈劉景文

荷盡已無擎雨蓋  
菊殘猶有傲霜枝  
一年好處君須記  
最是橙黃橘綠時

謝關景仁送紅梅栽二首

年年芳信負紅梅  
江畔垂垂又欲開  
珍重多情關令尹  
直和根撥送春來

爲君栽向南堂下  
記取他年著子時  
酸醜不堪調衆口  
使君風味好攢眉

辯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  
軾往見之常出至風篁嶺左右  
驚曰遠公復過虎溪矣  
辯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因作亭嶺上名之曰過溪亦曰二老  
謹次辯才韻賦詩一首

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秋  
去住兩無礙人大爭挽留去如龍出山雷雨卷潭湫  
來如珠還浦魚鼈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實浮  
我比陶令愧師爲遠公優送我還過溪溪水當逆流  
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遊大千在掌握寧有離別憂  
送程之邵簽判赴闕

夜光不自獻天驥良難知從來一狐腋或出五穀皮  
賢哉江東守收此幕中奇無華豈易識旣得不自隨  
留君望此府助我憐其衰二年促膝語一日長挹辭  
林深伏猛在岸改潛珍移去此當安從失君徒自悲  
念君瑚璉質當今臺閣宜去矣會有合豈常懷其私  
寄題梅宣義園亭

仙人子真後還隱吳市門不惜十年力治此五畝園  
初期橘爲奴漸見桐有孫清池壓丘虎異石來湖黿  
敲門無貴賤遂性各琴尊我本放浪人家寄西南坤  
做廬雖尚在小圃誰當樊羨君欲歸去奈此未報恩  
愛予幸僚友久要疑弟昆明年過君西飲我空餅盆  
熙寧中軾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廳囚繫皆  
滿日莫不得返舍因題一詩于壁今二十  
年矣衰病之餘復忝郡寄再經除夜庭事

蕭然三圍皆空蓋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  
因和前篇呈公濟子侔二通守

前詩

除日當早歸官事乃見留執筆對之泣哀此繫中囚  
小人營餼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  
不須論賢愚均是爲食謀誰能暫縱遣閔默愧前修

今和

山川不改舊歲月逝肯留百年一俯仰五勝更平王  
囚同僚比岑范德業前人羞坐令老鈍守嘯諾獲少  
休却思二十年出處非人謀齒髮付天公缺壞不可修  
遊寶雲寺得唐彥猷爲杭州日送客舟中  
手書一絕句云云山雨霏微不滿空畫舫來  
往疾輕鴻誰知獨臥朱簾裏一榻無塵四  
面風明日送彥猷之子垞赴鄂州舟中遇  
微雨感歎前事因和其韻作兩首送之且  
歸其書唐氏

二妙凋零筆法空忽驚雲海戲羣鴻清詩不敢私囊  
篋人道黃門有父風黃門衛桓也

出處榮枯一笑空十年社燕與秋鴻誰知白首長河  
路還臥當時送客風



送江公著知吉州

三吳行盡千山水猶道桐廬更清美豈惟濁世隱狂  
奴時平亦出佳公子初冠惠文讀城日晚入奉常陪  
劍履方將華省起彈冠忽憶釣臺歸洗耳未應良木  
棄大匠要使名駒試千里奉親官舍當有擇得郡江  
南差可喜白粲連檣一萬艘紅粧執樂三千指簿書  
期會得餘閑亦念人生行樂耳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

聞錢道士與越守穆父飲酒送二壺

龍根爲脯玉爲漿下界寒醅亦漫嘗一紙鵝經逸少  
醉他年鵬賦謫仙狂金丹自足留衰鬢苦淚何須點  
別腸吳越舊邦遺澤在定應符竹付諸郎

次韻劉景文路分上元

華燈閱艱歲冷月挂空府三吳重時節九陌自歌舞  
二云從月幾望遂至一百五嘉辰可屈指樂事相繼武  
今宵掃雲陣極目淨天宇嬉遊各忘歸闐咽頃未覩  
飛球互明滅激水相吞吐老去反兒童歸來尚饒鼓  
新年消暗雪舊歲添絲縷何時九江城相對兩漁父  
予舊欲卜居廬山景文近買宅江州

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絕

一枝風物便清和看盡千林未覺多結習已空從著

袂不須天女問云何

天教桃李作輿臺故遣寒梅第一開憑仗幽人收艾  
納國香和雨入青苔

白髮思家萬里回小軒臨水爲花開故應剩作詩千  
首知是多情得得來

人去殘英滿酒樽不堪細雨溼黃昏夜寒那得穿花  
蝶知是風流楚客魂

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抱山斜盈盈解佩臨煙  
浦脈脈當壚傍酒家

莫向霜晨怨未開白頭朝夕自相催斬新一朵含風  
露恰似西廂待月來

洗盡鉛華見雪肌要將真色鬪生枝檀心已作龍涎  
吐玉頰何勞獺髓醫

湖面初驚片片飛尊前吹折最繁枝何人會得春風  
意怕見梅黃雨細時

長恨漫天柳絮輕只將飛舞占清明寒梅似與春相  
避未解無私造物情

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參月半橫斜他年欲識吳姬  
面秉燭三更對此花

與葉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

道有詩次韻二首

君不見元帥府前羅萬戟，濤頭未順千弩射。至今鳳  
皇山下路長借一箭開兩翼，我鑿西湖還舊觀。一眼  
已盡西南碧，又將回奪浮山險。千艘夜下無南北，坐  
陳二策本人謀。惟留一諾待我畫，老病思歸真暫寓。  
功名如幻終何得，從來自笑畫蛇足。此事何殊食雞  
肋，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江湖粗了我  
徑歸餘事後。來當潤色一庵閑，臥洞霄宮井有丹沙  
水長赤。

荆溪父老愁三害，下斬長蛟本無賴。平生倔强韓退  
之，文字猶爲鱗魚戒。石門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爲吾  
已隘。江湖開塞古有數，兩鷁飛來告成壞。勸農使者  
非常人，一言已破黎民駭。上饒使君更超逸，坐睨浮  
山如累塊。髯張乃我結襪生，詩酒淋漓出狂怪。我作  
水衡生，作丞他日歸朝同此拜。

櫻筍并敘

櫻筍狀如魚剖之，得魚子味如苦筍。而加甘芳，蜀人  
以饌佛僧，甚貴之。而南方不知也。筍生膚毳中，蓋花  
之方孕者。正二月間可剝取，過此苦澀不可食矣。取  
之無害於木，而宜於飲食法。當蒸熟所施，略與筍同。

蜜煮酢浸可致千里外今以餉殊長老  
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夜叉剖癭欲分  
甘籜龍藏頭敢言美願隨蔬果得自用勿使山林空  
老死問君何事食木魚烹不能鳴固其理

次韻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花

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  
移栽青蓮宇遂冠蒼荀林紉爲楚臣佩散落天女襟  
君持風霜節耳冷歌笑音一逢蘭蕙質稍回鐵石心  
置酒要妍暖養花須晏陰及此陰暗間恐致墜嗇霖  
綵雲知易散鷲鷲憂先吟明朝便陳迹試著丹青臨

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

詞源灩灩波頭展清唱一聲巖谷滿未容雪積句先  
高豈獨湖開心自遠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  
似眼尊前侑酒只新詩何異書魚餐蠹簡

次韻仲殊雪中遊西湖二首

夜半幽夢覺稍聞竹葦聲起續凍折絃爲鼓一再行  
曲終天自明玉樓已崢嶸有懷二三子落筆先飛翼  
共爲竹林會身與孤鴻輕秀語出寒餓身窮詩乃亨  
禪老復何爲笑指孤煙生我獨念粲者誰與予目成  
寶雲樓閣闌千門林靜初無一鳥喧閉戶莫教風掃



地卷簾疑有月臨軒水光瀲灩猶浮碧山色空濛已  
斂昏乞得湯休奇絕句始知鹽絮是陳言

次韻參寥同前

朝來處處白氈鋪樓閣山川盡一如總是爛銀并白  
玉不知奇貨有誰居

送小本禪師赴法雲

寓形天宇間出處會有役澹然都無營百年何由畢  
山林等憂患軒冕亦戲劇我未卽歸休師寧便安逸  
王城滿豪傑議論分黑白聖諦第一義對面誰不識  
師來亦何事孤月挂空碧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  
出岫本無心旣雨歸亦得珠泉有舊約何年挂餅錫

書渾令公燕魚朝恩圖

咸寧英氣似汾陽夜飲軍容出紅粧不須纏頭萬匹  
錦知卿未辦作呂強

東坡集卷第十八

東坡集卷第十九

詩三首

息壤詩一首

新渠詩一首

顏樂亭詩一首

詞十三首

太白詞五首

上清詞一首

歸來引一首

黃泥坂詞一首

清溪詞一首

李仲蒙哀詞一首

錢君倚哀詞一首

傷春詞一首

蘇世美哀詞一首

賦七首

灑瀨堆賦一首

屈原廟賦一首

昆陽城賦一首

後杞菊賦一首

服胡麻賦一首

赤壁賦一首

後赤壁賦一首

海子

...

...

...

...

...

...

...

...

...

...

...

...

...

...

東坡集卷第十九

詩三首

息壤詩一首并敘

淮南子曰鯀堙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于羽淵今荊州南門外有狀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猶見其脊者旁有石記云不可犯畚鍤所及輒復如故又頗以致雷雨歲大旱屢發有應予感之乃爲作詩其詞曰

帝息此壤以藩幽臺有神司之隨取而培帝勅下民無敢或開惟帝不言以雷以雨惟民知之幸帝之怒帝茫不知誰敢以告帝怒不常下土是震使民前知是役于民無是墳者誰取誰干惟其的之是以射之

新渠詩一首并敘

庚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三陂疏召渠招懷遠人散耕于唐予方爲旅人不得親執壺漿簞食以與侯勸逆四方之來者獨爲新渠詩五章以告于道路致侯之意其詞曰

新渠之水其來舒舒溢流于野至于通衢渠成如神民始不知問誰爲之邦君趙侯新渠之田在渠左右渠來奕奕如赴如湊如雲斯積如屋斯溜嗟唐之人



始識秣稔新渠之民自淮及潭挈其婦姑或走而顛  
王命趙侯宥我新民無與王事以訖七年侯謂新民  
爾既來止其歸爾邑告爾鄰里良田千萬爾擇爾取  
爾耕爾食遂爲爾有築室于唐孔碩且堅生爲唐民  
飽粥與饘死葬于唐祭有雉豚天子有命我惟爾安

顏樂亭詩一首并敘

顏子之故居所謂陋巷者有井存焉而不在顏氏久  
矣膠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於  
其上命之曰顏樂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  
子乃以爲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  
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僞焉人能碎千金之璧  
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蠱蠱  
孰知簞食瓢飲之爲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詩  
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且以自警云

天生烝民爲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惡  
芬必有臭我無天遊六鑿交鬪驚而不反跬步商受  
偉哉先師安此微陋孟賁股慄虎豹却走眇然其身  
中亦何有我求至樂千載無偶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詞十三首

太白詞五首并敘

岐下頻年大旱禱於太白山輒應故作迎送神詞一篇五章

雷鬩鬩山晝晦風振野神將駕載雲罕從玉料旱旣甚蹶往救道阻修兮

旌旗翻疑有無日慘變神在塗飛赤篆許閭闔走陰傳行羽檄萬靈集兮

風爲幄雲爲蓋滿堂爛神旣至紛醉飽錫以雨百川溢施溝渠歌且舞兮

騎裔裔車班班鼓簫悲神欲還轟振凱隱林谷執妖厲歸獻馘千里肅兮

神之來悵何晚山重複路幽遠神之去飄莫追德未報民之思永萬祀兮

上清辭一首以宮名各篇

君胡爲乎山之幽顧宮殿兮久淹留又曷爲一朝去此而不顧兮悲此空山之人也來不可得而知兮去固不可得而訊也君之來兮天門空從千騎兮駕飛龍隸辰星兮役太歲儼晝降兮雷隆隆朝發兮帝庭夕弭節兮山宮曠有妖兮虛下土精爲星兮氣爲虹愛流血之滂沛兮又嗜瘡癘與螟蟲嘯盲風而涕淫雨兮時又吐旱火之熾融銜帝命以下討兮建千仞

之修鋒乘飛霆而追逸景兮歛耒掃滅而無蹤忽崩  
播其來會兮走海嶽之神公龍車獸鬼不知其數兮  
旗纛掩靄而冥蒙漸俯偃以旅進兮鏘劍佩之相龔  
司殺生之必信兮知上帝之不汝容既約束以反職  
兮退戰慄而愈恭澤充塞於四海兮獨澹然其無功  
君之去兮天門開款閭闔兮朝玉臺羣仙迎兮塞雲  
漢儼前導兮紛後陪歷玉階兮帝迎勞君良苦兮馬  
逐頽閔人世兮迫隘陳下土兮帝所哀返瓊宮之嵯  
峨兮役萬靈之喧逐默清靜以無為兮時節狩於斗  
魁詣通明而獻黜陟兮軼蕩蕩其無回忽表裏之煥  
霍兮光下燭於九陔時遊目以下覽兮五嶽為豆四  
溟為盃俯故宮之千柱兮若毫端之集埃來非以為  
樂兮去非以為悲謂神君之既返兮曾顏咫尺之不  
違陞祕殿以內悸兮魂凜凜而上馳忽寤寐以有得  
兮敢沐浴而獻辭是邪非邪臣不可得而知也

歸來引一首送王子立歸筠州

歸去來兮世不汝求胡不歸洵北望之橫流兮渺西  
顧之塵霏紛野馬之決驟兮幸余首之未鞿出彭城  
而南驚兮眷丘壠而增歎亂清淮而俯鑒兮驚昔容  
之是非念東坡之遺老兮輕千里而款余扉共雪堂

之清夜兮攬明月之餘輝曾雞黍之未熟兮歎空室  
之蚺蟻我挽袖而莫留兮僕夫在門歌式微歸去來  
兮路渺渺其何極將稅駕於何許兮北江之南南江  
之北於此有人兮儼峨峨其豐碩孰居約而爾肥兮  
非糠覈其何食久抱一而不試兮愈溫溫而自克吾  
居世之荒浪兮視昏昏而聽默默非之子莫振吾過  
兮久不見恐自賊吾欲往而道無由兮子何畏而不  
卽將以彼爲玉人兮以子爲之璞也

黃泥坂詞一首

出臨臯而東驚兮並藁詞而北轉走雪堂之坡陀兮  
歷黃泥之長坂大江洶以左繚兮渺雲濤之舒卷草  
木層累而右附兮蔚柯丘之葱蒨余日往而夕還兮  
步徙倚而盤桓雖信美不可居兮苟娛余於一眄余  
幼好此奇服兮襲前人之詭幻老更變而自哂兮悟  
驚俗之來患釋寶璐而被繒絮兮雜市人而無辨路  
悠悠其莫往來兮守一席而窮年時游步而遠覽兮  
路窮盡而旋反朝嬉黃泥之白雲兮莫宿雪堂之青  
煙喜魚鳥之莫余驚兮幸樵蘇之我嫚初被酒以行  
歌兮忽放杖而醉偃草爲茵而塊爲枕兮穆華堂之  
清晏紛墜露之溼衣兮升素月之團團感父老之呼



覺兮恐牛羊之予踐於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曰月明  
兮星稀迎余往兮餞余歸歲旣晏兮草木腓歸來歸  
來兮黃泥不可以久嬉

清溪詞一首

大江南兮九華西泛秋浦兮亂清溪水渺渺兮山無  
蹊路重複兮居者迷爛青紅兮粲高低松十里兮稻  
千畦山無人兮雲朝躋藹濛濛兮滄淒淒嘯林谷兮  
號水泥走鱗鼉兮下鳧鷖忽孤壘兮隱重堤杳冥茫  
兮聞犬雞鬱萬瓦兮鳥翼齊浮軒楹兮飛棋枰鴈南  
歸兮寒蜩嘶弄秋水兮挹玻璃朝市合兮雜耄覲挾  
簞瓢兮佩鋤犁鳥獸散兮相扶攜隱驚雷兮驚長霓  
望翠微兮古招提挂木杪兮翔雲梯若有人兮悵幽  
栖石爲門兮雲爲閨塊虛堂兮法喜妻呼猿狙兮子  
鹿麕我欲往兮奉杖藜獨長嘯兮謝阮嵇

李仲蒙哀詞一首

河南李君仲蒙以司封郎直史館爲記室岐王府熙  
寧二年七月丙戌終於京師家貧喪不時舉其僚相  
與賻之旣斂而歸十月丙申葬於緱氏柏岵山西其  
孤籲使來告軾曰嗚呼吾先友人也哭之其可無辭  
昔吾先君始仕於太常君以博士朝夕往來相好先

君於人少所與獨稱君爲長者君爲人敦朴愷悌學博而通長於毛氏詩司馬氏史善與人交雖見犯不報嘗有與君爲姻者無故決去聞者爲之不平君恬不以爲意先君以是稱其難始舉進士甲科爲毫潤邠三郡職官後爲應天府錄曹勤力趨事長吏有不喜者欲以事困之而不能旣爲博士議禮據正不屈晚入岐府以經術輔導篤實不阿其言多驗於後君諱育其先河內人自高祖徙於緱氏沒時年五十辭曰中心樂易氣淑均兮內外純一言可信兮無怨無惡善友人兮學詩達禮敏而文兮翺翔王藩仕弗振兮宜壽黃耆隕中身兮兩不一獲歸怨神兮我懷先君涕酸辛兮顧嗟衆人誕失真兮矯矯犖犖自貴珍兮欺世幻俗內弗安兮久而不堪厭則遁兮惑者水解明者哂兮嗟卒不悟惟彼賢兮渾朴簡易棄弗申兮往者不還我思君兮

錢君倚哀詞一首

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焉止息豈其土之不足食兮將其人之難偶非有食無人之爲病兮吾何適而不可獨裴回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瞭然而清頎然而瘦亮

直多聞兮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兮佩芝蘭而服明月載而之世之人兮世捍堅而不答雖不答其何喪兮超方揚而自得吾將觀子之進退以自卜兮相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則升空堂而挹遺像兮弔凝塵於几席苟律我者之信亡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徬徨而無徒兮悼捨此而奚嚮豈存者之舉無其人兮遼遼如晨星之相望吾比年而三哭首堂堂皆國之英苟處世之特交兮幾如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嘆兮吾不濟其有命

傷春詞一首并敘

去歲十二月虞部郎呂君文甫喪其妻安氏二月以書遺余曰安氏甚美而有賢行念之不忘思有以爲不朽之託者願求一言以弔之余悲其意乃爲作傷春詞云

佳人與歲皆逝兮歲旣復而不返付新春於居者兮獨安適而愈遠晝昏昏其如醉兮夜耿耿而不眠居兀兀不自覺兮紛過前之物變雪霜盡而鳥鳴兮陂塘泣其流暖步荒園而訪遺迹兮蒼百草之生滿風泛泛而微度兮日遲遲而愈妍眇飛絮之無窮兮爛夭桃之欲然燕嘒嘒而稚嬌兮鳩穀穀其老怨蝶羣

飛而相值兮蜂抱藥而更平謹善萬物之得時兮痛  
伊人之罹此冤衆族出而侶游兮獨向壁而永歎淚  
熒熒而棲睫兮花搖目而增眩晝出門而不敢歸兮  
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欲語兮嗟猶意其今存役  
魂魄於宵夢兮追髣髴而無緣訪臨邛之道士兮從  
稠桑之老人縱可得而復見兮恐荒忽而非真求余  
文以寫哀兮余亦愴恨而不能言夫旣其身之不顧  
兮尚安用於斯文

蘇世美哀詞

有美一人長而髯兮厥敬歷落進趨禮兮達於從政  
敏而廉兮如求與由藝果兼兮魁然丈夫色悍嚴兮  
奮須抵几走羣纖兮聞名見像已癘店兮敬事友生  
小心謙兮誨養貧弱語和甜兮剛柔適中畏愛僉兮  
孤直無依衆枉嫌兮何辜於神壽復殲兮死無甌石  
突不黔兮孰爲故人孰視怙兮我竄于黃歲將淹兮  
于後八年夢復覘兮曰吾子鈞甘藿鹽兮冬月負薪  
衣不縑兮覺而長吁涕流沾兮永言告鈞守窮潛兮  
苦心危腸自磨礪兮天不吾欺有速淹兮豈若人子  
老閨閨兮生歡死忘我言砭兮

賦七首



灩澦堆賦一首并敘

珍做宋版印

世以瞿唐峽口灩澦堆爲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灩澦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會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銳於瞿唐之口則其嶮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爲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爲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喧豨震掉盡力以與石鬪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劍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屈原廟賦一首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  
曰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  
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爲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  
處死之爲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  
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爲心忽終章之慘  
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  
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  
疎生旣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  
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  
寃兮馮夷教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  
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惇惇乎中浦峽  
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况復  
見兮高臺自子之逝兮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  
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斲方以爲圓黽勉於亂世  
而不能去兮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  
謂子爲非智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  
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  
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  
區獨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夫我何悲子

所安兮

昆陽城賦

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  
櫓之安在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  
何知方僂僂而畦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  
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  
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罄天下於一戰謂  
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  
千騎之獨出犯初鋒於未艾始憑軾而大笑旋棄鼓  
而投械紛紛籍籍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  
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  
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羣兮紛就  
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生懷長才而自浼豈不知其  
必喪獨徘徊其安待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

後杞菊賦一首并敘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  
澁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爲士不  
遇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  
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  
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

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繆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掾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西曾盃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誑口對案顰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并丹推去而不艱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貧何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陋或糠覈而瓠肥或梁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爲糧以菊爲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服胡麻賦一首并敘

始余嘗服伏苓久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余伏苓燥當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爲胡麻道士言脂麻是也旣而讀本草云胡麻一名狗蟲一名方莖黑者爲巨勝其油正可作食則胡麻之爲脂麻信矣又云性與伏苓相宜於是始異斯夢方將以其說食之而子由賦伏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賦以答之世間人聞服脂麻以致神仙必大笑求胡麻而不可得則妄指山苗野草之實以當之此古所謂道在邇而求



諸遠者歟其詞曰

我夢羽人頽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  
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  
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蝨其莖方兮夜炊晝曝  
久乃藏兮伏苓爲君此其相兮我興發書若合符兮  
乃淪乃烝甘且腴兮補填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  
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  
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槁死空山  
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蕭蕭躋於乾兮  
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  
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  
所傳而已耶

赤壁賦一首

壬戌之秋七月旣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  
之章少焉月出於東方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  
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  
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  
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  
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

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軸轡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眇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道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旣白

後赤壁賦一首

珍傲宋版印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蕭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立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翩僊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東坡集卷第二十

銘二十首

却鼠刀銘一首

硯銘九首

金星洞銘一首

文與可琴銘一首

山堂銘一首

遠遊庵銘一首

徐州蓮華漏銘一首

三槐堂銘一首

菩薩泉銘一首

石鼎銘一首

六一泉銘一首

大覺鼎銘一首

頌一首

仁宗皇帝御書頌一首

贊十七首

孔北海贊一首

王元之畫像贊一首

王仲儀真贊一首

王定國真贊一首

秦少游真贊一首

參寥子真贊一首

徐大正直贊一首

文與可墨竹屏風贊一首

戒壇院文與可畫墨竹贊一首

石室先生畫竹贊一首

文與可飛白贊一首

郭忠恕畫贊一贊

黃庭經贊一首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一首

韓幹畫馬贊一首

師子屏風贊一首

石菖蒲贊一首

東坡集卷第二十

銘二十首

却鼠刀銘一首

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劍鉞之餘文如連環  
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  
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于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  
終夕窣窣叱訶不去啖齧棗栗掀盃舐缶去不遺粒  
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爲兩門窘則旁出輕趨捷猾  
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爲怪妖  
晝出羣鬪相視睚眦舞于端門與王雜居貓見不噬  
又乳于家狃於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槃水致前  
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爲不誠試之彌旬  
爲凜以驚夫貓驚禽晝巡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  
鬚搖于穴走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爲  
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爲畏相率以逃  
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諭是亦何勞

硯銘九首

玉堂硯銘一首

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硯贈之與  
可屬蘇軾子瞻爲之銘曰坡陀瀾漫天闊海淺巨源

之硯淋漓蕩滂潏神沒鬼出與可之筆燼南山之松爲  
煤無餘涸陵陽之水維以濡之陵陽在高山至上至難得水

鼎硯銘一首

鼎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暘蟲隕羿喪厥喙  
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僨裂東南圯黜然而深維水  
委誰乎爲此昔未始戲名其臀加幻詭

王平甫硯銘

玉德金聲而寓於斯中和所熏不水而滋正直所冰  
不寒而澌平甫之硯而軾銘之

鄧公硯銘并敘

王鞏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  
銘於軾銘曰

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  
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令名

端硯銘

千夫挽縵百夫運斤篝火下繼以出斯珍一噓而泫  
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甫龍尾硯銘

澀不留筆滑不拒墨爪膚而毅理金聲而玉德厚而  
堅足以閱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鳳唵硯銘

帝規武夷作茶園山為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  
玫玉乳金沙發靈寶殘璋斷壁澤而黝治為書硯美  
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  
名鳳唵坐令龍尾羞牛後

米黻石鍾山硯銘

有盜不禦探奇發瑰攘于彭蠡斷鍾取追有米楚狂  
惟盜之隱因山作研其詞如雲

黼硯銘

龍尾黼硯章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升遐以賜外戚  
劉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軾得之以遺臣宗  
孟且銘之曰黻歛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穀理金聲  
而玉色也雲烝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  
必作也

金星洞銘一首

寶山南麓鳳左翅驚雷劃石逋蚪起凝陰噓堅出怪  
璋是生神草肖蒼虺離離赤志挾脊尾飛流丹石決  
癰瘡金星非實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謂凡名相因  
皆此比

文與可琴銘一首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山堂銘一首并敘

熙寧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中溝瀆圯壞出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墉爲山五成列植松柏桃李其上且開新堂北向以遊心寓意焉其銘曰

誰哀斯堅土伯所儲潦流發之神以畀予因廡爲堂踐城爲山有喬蒼蒼俯仰百年

遠遊庵銘一首并敘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脩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庵而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丘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

龜殼而食蛤梨者必子也庶幾爲我一笑而少留乎

徐州蓮華漏銘一首并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禘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飄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三槐堂銘一首并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

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蹠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

太祖

太宗文武忠

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

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

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

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菩薩泉銘一首并敘

陶侃爲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侃侃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荊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艤艤復沒遂以還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毀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比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見如峨眉五臺所見蓋遠師文集載處士張文逸之文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爲西山寺有泉出於嵌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



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  
爲銘銘曰

像在廬阜宵光屬天日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  
尚有斯泉盍往鑿之文殊了然

石鼎銘一首并敘

張安道以遺子由子由以爲軾生日之餽銘曰  
石在洛書蓋隸從革矢斲醫砭皆金之職有堅而忍  
爲釜爲鬲居焚不炎允有二德

六一泉銘一首并敘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  
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  
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  
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  
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  
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  
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  
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  
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  
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  
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

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  
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卽其地  
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予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  
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  
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  
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  
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  
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  
斯泉也

### 大覺鼎銘

樂全先生遺我鼎甌我復以餉大覺老禪在昔宋魯  
取之以兵書曰郟鼎以器從名樂全東坡予之以義  
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器挹山之泉烹以其薪爲苦  
爲甘咨爾學人

### 頌一首

#### 仁宗皇帝御書頌一首并敘

天禧中仁宗皇帝在東宮故太傅鄧國張文懿公諱  
士遜爲太子諭德帝親書十二字以賜之曰寅亮天  
地弼余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公之曾孫假承務郎臣

欽臣以屬翰林學士臣蘇軾爲之頌二篇其一曰天地不言付之人君明其德刑物自秋春人君無心屬之輔弼信其賞罰身爲衡石惟天惟君與相爲三孰能俛仰其德不慚於皇仁宗恭己無爲以天爲心以民爲師其相鄧公履信思順天下頌之以退爲進壽考百年以沒元身嗚呼休哉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其一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斃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孰知此言若出一人小臣稽首敬頌遺墨嗚呼休哉日新其德

贊十七首

孔北海贊一首并敘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嶮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庳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

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呻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  
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  
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  
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爲喜天若  
昨漢公使備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揚四公贊  
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  
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  
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  
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王元之畫像贊一首并敘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常三復斯言未嘗不流  
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  
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  
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  
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百千緩急  
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  
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 朝廷清明無大姦  
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耿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  
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



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  
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  
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  
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  
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己知公遇 太宗允也其時 帝欲  
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  
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  
占之有泚其額公能泚之不能己之茫茫九原愛莫  
起之

王仲儀真贊一首并敘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  
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  
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  
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  
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  
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  
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  
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  
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

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譟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侏老堂飲酒至莫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鞏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王定國真贊一首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泰不驕困不撓而老不枯也

秦少游真贊一首

以君爲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爲將隱也其言  
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卽卽而求之君不藏以爲  
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乘所遇  
以游於世而卒反於其鄉者乎

參寥子真贊一首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  
口外兀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  
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予所  
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徐大正直贊一首

賢哉徐子溫文而毅儒不亂法倏不犯忌求之古人  
尚論其世登唐滅漢三國之士我非北海安識子義  
願觀伯符擊戟爲戲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一首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  
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  
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戒壇院文與可畫墨竹贊一首

風梢雨籜上傲水電霜根雪節下貫金鉄誰爲此君  
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石室先生畫竹贊一首并敘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文與可飛白贊一首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旣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裹裹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郭忠恕畫贊一首并敘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



歲舉童子漢相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去  
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  
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  
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  
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  
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卽自爲之郭從義鎮  
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  
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  
子喜畫日給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  
怒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  
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  
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內侍省押班  
竇神興舍怒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  
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于太學  
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  
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培地爲穴度可容  
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  
衾存焉蓋尸解也贊曰

長松攬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蒙寂歷  
煙雨滅沒怒先在焉呼之或出

黃庭經贊一首并敘

予既書黃庭內景以贈葆光道師而龍眠居士復爲作經相其前而畫予二人像其後筆勢雋妙遂爲希世之寶嗟歎不足故復贊之曰

太上虛皇出靈篇黃庭真人舞胎仙髯耆兩卿相後前非妙俠侍清且妍十有二神服銳堅巍巍堂堂人中天問我何修果此緣是心朝空夕了然恐非其人世莫傳殿以二士蒼鵝騫南隨道師歷山淵山人迎笑喜我還問誰遣化老龍眠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一首并敘

予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東西壁畫六祖像其東刻木爲樓閣堂宇以障之不見其全而西壁三師皆神宇靖深中空外夷意非知是道者不能爲此書其上曰蜀僧令宗筆予初不聞宗名而家有僞蜀待詔丘文播筆畫相似殆不可辨曰宗豈師播者耶已而問諸蜀父老曰文播漢州人弟曰文曉而令宗其異父弟或曰其表弟也皆善畫山水人物竹石其品在黃筌句龍爽之間而文播之子仁慶尤長於花寶羽毛蜀人趙昌所師者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君器資亦館

于是予往見之則院中人無復識予者獨主僧惠汶蓋當時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導予觀令宗畫則三祖依然尚在蔭翳閒予與器資相顧太息汶曰嘻去是也何有乃徙置所謂樓閣堂宇者北向而出之六師相視如言如笑如以法相授都人聞之觀者日衆汶乃作欄楯以護之而器資請予爲贊之曰  
少林倬壁不以爲礙彌天同輦不以爲泰稽首六師昔晦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增俯仰屈信三十一年我雖日化其孰能遷之

韓幹畫馬贊一首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水高首下擇所由濟跼蹐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爲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爲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師子屏風贊一首并敘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

自錢唐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蓋公堂中且贊之曰

圓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躑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巖巖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石菖蒲贊一首并敘

本草菖蒲味辛溫無毒開心補五藏通九竅明耳目久服輕身不忘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注云生石磧上概節者良生下溼地大根者乃是昌陽不可服韓退之進學解云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不知退之卽以昌陽爲昌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也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須微土以附其根如石韋石斛之類雖不待土然去其本處輒槁死惟石昌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葉堅瘦根須連絡蒼然於几案間久而益可喜也其輕身延年之功旣非昌陽之所能及至於忍寒苦安澹泊與清泉白石爲伍不待泥土而生者亦豈昌陽之所能髣髴哉余游慈湖山中得數本以石盆養之置舟中間以文石石英璀璨芬郁意甚愛焉顧恐陸行不能致也乃以遺九江



道士胡洞微使善視之余復過此將問其安否贊曰  
清且泚惟石與水託於一器養非其地瘠而不死夫  
孰知其理不如此何以輔五藏而堅髮齒

珍做宋版印

東坡集卷第二十

東坡集卷第二十一

論八首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一首

御試重巽申命論一首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一首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邪正論一首

後正統論三首

思治論一首

思台論一首

楚王上表論二首

學士請治春煇天不報五論一首

學士請治子後木連論一首

學士請治申命論一首

學士請治五論一首

八首

見其美送張二十

東坡集卷第二十一

論八首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一首

論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繇可用堯曰不可繇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繇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



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滿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謹論

御試重巽申命論一首

論曰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爲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爲煖雨皆知其所以爲潤

雷霆皆知其所以爲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大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竅空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爲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謹論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一首

珍做宋版印

論曰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銜之君旣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

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氷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旣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旣而道



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謹論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一首

論曰爲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爲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強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爲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爲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

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  
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爲  
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爲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  
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  
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爲正而不知其義  
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  
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  
不脩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  
哉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  
者之素而欲一日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爲  
正之則世之爲仁者相率而爲僞也故其書曰冬十  
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  
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爲其敗固宜而無有  
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  
沒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爲忠則凡忠於盜賊  
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  
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謹論

後正統論三首至和二年作

總論一

正統者何邪名邪實邪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始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者亦

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辨論二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強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旣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



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邪聖人得天  
 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  
 恥邪吾將以聖人恥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恥聖人  
 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  
 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  
 身之正為正邪以天下有君為正邪一身之正是天  
 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  
 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  
 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  
 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為壽漢與晉雖得天  
 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為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  
 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弟為壽乎其兄魏為有統乎  
 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為姑吾將曰舅則  
 以為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為姑乎以妾為妻者舅之  
 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受之魏晉是  
 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  
 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  
 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  
 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  
 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為名甚尊而重也

嗚呼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邪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辨論三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邪亦或不以其道得之邪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爲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爲正如魏受之於漢晉受之於魏不如至公大義之

爲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弑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說而與之辨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焉而章子以爲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爲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弑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臯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爲在漢唐爲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

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思治論一首嘉祐八年作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今立而成矣今世有二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



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瀟  
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  
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  
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十年之間下之所以  
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  
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  
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  
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十年之間下之所  
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  
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  
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邪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  
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  
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  
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  
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  
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  
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  
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  
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  
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

料其資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旣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旣成而不失富則規摹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先定也用捨系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匄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

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句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摹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未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很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

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以方且眩瞽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攫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旣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



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士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斂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孑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

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  
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東坡集卷第二十一



東坡集卷第二十二

策問十七首

私試策問七首

永興軍秋試策問一首

國學秋試策問二首

試館職策問二首

省試策問二首

省試宗室策問一首



省造宗室策問一首

省造策問二首

省造策問二首

省造策問二首

省造策問一首

省造策問一首

省造策問一首

省造策問一首

東坡集卷第二十一

策問十七首

私試策問七首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旣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旣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搯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

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  
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  
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  
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  
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  
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  
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  
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  
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  
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  
其所以然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生而爲之者士有至老而不  
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爲周之公卿者非周  
召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而至於  
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  
道藝而脩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  
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爲一命之士其傑  
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爲政之卿皆其  
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  
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絜爲

之故其民事脩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  
進而更爲之雖布衣之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  
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脩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  
不屑爲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  
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旣倦  
之意其爲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  
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爲職官  
令錄仕而達者自縣宰爲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  
至郡守爲郡守而無他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  
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爲國家棄材  
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  
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焉使不達者盤桓  
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歟嗟夫蓋亦  
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  
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無不自  
聊賴之意其悉書于篇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  
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世  
秦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  
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

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爲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爲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爲兵者戍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是以外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而不殆也今則不然戍邊用東北之人糴糧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羌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爲狄所滅齊桓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以爲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爲仇讎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邪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問三代之祭禮其存者幾希矣其全固不可以一日而復然今天下郡縣通祀社稷孔子風伯雨師與凡山川古聖賢之廟此其禮尤急而不可闕者也武王伐商師渡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在焉則是社稷有主也古者師行載遷廟之主無遷廟則以幣



玉爲廟不可一日虛主也一日虛主猶不可若無主而爲廟可乎是凡廟皆當有主也今郡縣所祭未嘗有主而皆有土木之像夫像安出哉古者祭莫不有尸詩有靈星之尸則祭無所不用尸也祭而不用尸者是始死之奠也不然則是祭殤也今也舉不用尸則如勿祭而已矣儒者沿禮至其變尤謹嚴而詳今之變主爲像與祭而無尸者果誰始也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旣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鬼神不能諄諄與人接也故使尸設立之今也無尸而受胙於虛位不亦鄙野可笑矣夫今欲使廟皆有主祭皆有尸不知何道而可願從諸君講求其遺制合於古而便於今者

問易之爲書要以不可爲必然可指之論也其始有畫而無文後世聖人始爲之詞蓋亦微見其端而其或爲仁或爲義或小或大則付之後世學者之分然世益久遠則學者或入於邪說故凡孔子之所爲贊易者特以防閑其邪說使之縱橫旁午要不失正而非以爲必然可指之論也是故其用意廣而其詞約

竊嘗深觀之孔子蓋有因爻詞而申言之若無所損益於其詞之義者甚衆比之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

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夫既已言之矣而孔子又申言之使無所損益於其詞之義則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則有不勝言者故願與諸君論之

問古之爲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爲有功而後爵天下必有遺善是故有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興賢人是也古之爲刑罰所以待有罪也以爲有罪而後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是也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爲賞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爲罰之之狀而天下不爭今使無功之人名之以某德而爵之無罪之人狀之以某惡而誅之則天下不知其所從而上亦將耗亂而喪其所守然則古之人將何以處此歟方今法令明具政若畫一然猶有冒昧以僥倖巧詆以出入者又

况無功而賞無罪而罰歟古之人將必有以處此也  
問聖人之言各有方也苟爲不達執其一方而輒以  
爲常則天下之惑者不可以勝原矣昔者孔子以爲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而有子以爲非君子之言乃孔  
子則有所由發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語曰禘自  
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易曰觀盥而不薦語曰吾  
豈匏瓜也哉安能繫而不食易曰以杞匏瓜有隕自  
天是二者其言則同而其所以言者可得爲同歟王  
弼之於易可以爲深矣然因其言之適同遂以爲訓  
使學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辨

問古之作者苟非聖人皆有所偏徇其偏則已流廢  
其長則已苛二者皆非所謂善學也君子以其身之  
正知人之不正以人之不正知其身之有所未正也  
旣以正人又反以正己此所以寡過而成名也昔者  
韓子論荀揚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揚荀卿譏  
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長  
也以爲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固也以爲目  
見毫毛而不見睫自今而觀之不知范氏之書其果  
逃於目睫之論也歟其未也而莫或正之故願聞數  
子之得失非務以相高而求勝蓋亦樂夫儒者之以

道相正也

永興軍秋試舉人策問一首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爲漢唐受天下於隋因隋之制而不害爲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其治亂安危至相遠也然而卒無所改易又况於積安久治其道固不事變也世之君子以爲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病其說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咎於法制是以頻年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所患苦罷去茶禁歸之於民不以刑獄委任武吏至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行之數年卒未見其成而紛紜之議爭以爲不便嗟乎此特其小者耳事之可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盡易天下之驕卒以爲府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爲齊民盡覈天下之情吏以爲考課盡率天下之游士以爲農桑其爲拂世厲俗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辦則其大者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將變之不得其術歟將已得其術而紛紜之議不足卹歟無乃其道可變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卒無效歟願條其說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  
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  
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  
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曰昃漢宣之厲精始皇之  
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爲勤一也昔之爲人君者患不  
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  
征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爲斷一也昔之爲  
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  
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  
盧杞其爲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  
所常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  
亂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  
慕其成功而爲之與懲其敗而不爲此二者皆過也  
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詆之也易推其未  
然之理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  
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符堅之斷與晉武  
何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  
觀焉

問古者以民之多寡爲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  
魯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當周之



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况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其敗土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其法豈可少哉國家承平百年戶口之衆有過於隋然以今之法觀之特便於徭役而已國之貧富何與焉非徒無益於富又且以多為患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並生夫立法創制將以遠迹三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豈可不論其故哉

試館職策題三首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寢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于仁今

朝廷欲師 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  
或至於媮欲法 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  
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  
有道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  
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  
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脩  
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  
之事悉箸于篇以備採擇

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亡  
之先後考古以詔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羣  
臣之所欲聞也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  
之君六雖成哀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國之勢彊固  
不拔而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才談笑而取之東漢自  
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桓靈之虐甚於三季其勢  
宜易動而董卓二袁皆以絕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  
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  
夫治亂相絕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願考其政察其  
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問國家及閑暇無事時闢三館以儲士旣命丞弼之  
臣各舉其所知又詔有司發策而訪焉非獨以觀子

大夫之能抑欲聞天下之要務決當今之滯論也官冗之弊久矣而近歲尤甚文武之吏待次於都下者幾數千人坐視而不救歟則下有食貧失職之歎裁損入流減削任子以救之歟則上有傷恩失士之憂河朔之民不安其居久矣一遇水旱則扶老攜幼轉徙而南下令而禁之歟則民違死而趨生今必不行聽其南而不禁歟則河朔漸空而流民聚於南方有足憂者河自近歲屢決而西聽其西而不塞歟則汎濫千里農民失業塞而歸之故道歟則水未必聽或至於齧壞都邑此二者皆安危之所係利害相持而未決者也子大夫講之熟矣願聞其說

省試策問三首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矣 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爲而天助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賓興于廷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夫堯舜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

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嗇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見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爲不如而魏文帝乃以爲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爲賢歟將自謂不如爲賢歟漢文之所以爲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故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問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文武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仲尼旅人也而門人可使南面重耳亡公子也而從者足以相國漢之得人盛於武宣皆拔之芻牧之中而表之公卿之上世主不以爲疑士大夫不以爲嫌者風俗厚而論議正也宋蔡廓爲吏部尚書黃散以下皆得自用而廓以爲薄已今自宰相不得專選舉一命以上皆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常袞當國雖盡公守法而賢愚同滯天下譏之及崔貽孫相不及一年除吏八

百多其親舊號稱得人故建中之政幾同正觀夫使宰相守法如常衰則不免於賢愚同滯之譏用人如貽孫則必有威福下移之謗欲望得人於微陋之中而成功於繩墨之外豈不難哉子大夫學優而求用者也當何施於今而免於斯二者願極言之

問歷觀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下旣厭亂而思靜上亦虚心而無作是以公私富溢刑罰清省及其久安無變則夸者喜名智者貪功生事以爲樂無病而自灸則天下騷然財屈力殫而民始病矣自漢以來鮮不由此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之化幾致刑措及唐中葉列三百州爲千四百縣而政益荒是時宿兵八十餘萬民去爲商賈度爲佛老雜入科役率常十五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流弊之極至元和中乃命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一切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民以少紓而上下相安無刻核之怨今朝廷無事百有餘年雖六聖相授求治如不及而吏惰民勞蓋不勝弊今者驕兵冗官之費宗室貴戚之奉邊鄙將吏之給蓋十倍於往日矣安視而不卹歟則有民窮無告之憂以義而裁之歟則有拂逆人情之患夫元和之世彼



四子者何獨能之子大夫雖未仕其詳有所不知而救此之道當講其要願悉箸于篇

省試宗室策問一首

問昔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至兩漢間平歆向世不乏人而唐之宗室最近而易考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宰相進者有九人焉嗚呼何其盛也建隆以來不以吏事責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先帝獨見遠覽恩義並用增修教養之法肇開選舉之路蓋十有餘年矣罷朝請而走郡縣釋膏梁而治簿書者固不爲少然名字暴著可以追配古人者蓋未之見焉意者謙畏慎默而不自獻歟將教養選舉之法有所缺而未明歟其悉箸于篇以俟採擇

東坡文集卷第二十二



東坡集卷第二十三

雜文二十二首

明正一首

雜說一首

日喻一首

問養生一首

怪石供一首

後怪石供一首

書劉庭式事一首

書秋武襄事一首

書孟德傳後一首

書六一居士傳後一首

書瑯琊篆後一首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一首

書游湯泉詩後一首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一首

書蒲永昇畫後一首

書樂毅論後一首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一首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一首

書唐氏六家書後一首

書篆隴後一首

書吳道子畫後一首

書朱象先畫後一首

明正一首送于假失官東歸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爲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惟不與去於己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則悲不惑則不悲人宜以惑者爲正歟抑將以不惑者爲正歟以不惑者爲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爲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爲吾者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爲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知以自知之深爲正而以知我之粗者爲正是得爲正也歟故吾願爲子言其正子將終身樂而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雜說一首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家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日喻一首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鍾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鍾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入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問養生一首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入珍者必噉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噉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怪石供一首

禹貢青州有鈇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

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覆爲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爲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旣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爲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後怪石供一首

蘇子旣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旣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

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書劉庭式事一首

予昔爲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爲通判庭式齊人也而子由爲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旣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庭式喪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予偶問之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綠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予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

或笑予言之過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  
叛入蜀親友皆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  
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為晉元臣今庭式  
亦庶幾焉若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懽然不信也  
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  
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  
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  
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趙杲卿杲卿與庭式善  
且皆嘗聞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為朝請郎杲卿字  
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東  
坡居士書

書狄武襄事一首

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  
其姓名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救之保伍方縛  
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  
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  
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  
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  
諮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為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  
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話及之眉山蘇軾記



書孟德傳後一首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旣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蒼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舐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世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卽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書六一居士傳後一首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捨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

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書瑯琊篆後一首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登瑯琊臺觀日出日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軾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猶爲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勛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正月七日甲子記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一首

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讀之茫然而思喟  
然而歎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雖欲作之而聽  
者誰乎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凡世俗之所  
用皆夷聲夷器也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況於  
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黎然  
如戛釜竈撞壘盜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好之而欲  
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不悲哉今子  
駿獨行吟坐思寤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反  
其人於冥冥續微學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  
甚貴蓋亦無足怪者彼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  
且工其不學者以爲苟然而已元豐元年四月九日  
趙郡蘇軾書

書遊湯泉詩後一首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  
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  
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  
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揉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  
衝華堂玉鬢獨爲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  
所污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莫大  
焉今惠濟之泉獨爲二子者詠歎如此豈非所寄僻

遠不爲當塗者所恩而後得爲高人逸士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汙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無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一首

右歐陽文忠公爲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於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較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旣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

何與公事而亦前定況其大者公既爲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爲錄之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書蒲永昇畫後一首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胡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旣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哀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卽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



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  
黃州臨臯亭西齋戲書

書樂毅論後一首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  
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  
文之舉也而以爲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  
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  
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曰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  
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羣兒妄作名  
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一首

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  
而文朴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  
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  
元之自黃遷蘄州沒于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  
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  
之不忘至以爲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  
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爲寵豈其尊德樂道獨  
異於他邦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  
可知也元之爲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

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賁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募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爲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一首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强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況自畫其所見者乎

書唐氏六家書後一首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嶮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類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

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書篆髓後一首

滎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楊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爲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爲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爲君子又曰君

子周而不比則比爲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爲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比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況欲以一字一之耶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僞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書朱象先畫後一首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



進身卒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爲君病余以謂不然  
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  
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  
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  
之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爲彈神氣冲和不  
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  
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  
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  
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得攫攘其旁也元祐五年九  
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東坡集卷第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日十八日

...

...

...

東坡集卷第二十四

敘十五首

南行前集敘一首

送章子平詩敘一首

牡丹記敘一首

送杭州進士詩敘一首

邵茂誠詩集敘一首

錢塘勤上人詩集敘一首

晁君成詩集敘一首

鳧繹先生詩集敘一首

徐州鹿鳴燕賦詩敘一首

王定國詩集敘一首

聖散子敘一首

田表聖奏議敘一首

樂全先生文集敘一首

范文正公文集敘一首

居士集敘一首

字說三首

文與可字說一首

楊薦字說一首

張厚之忠甫字說一首

珍做宋版印

敘十五首

南行前集敘一首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待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爲閨門之歡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爲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爲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送章子平詩敘一首

觀進士登科錄自天聖初訖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貴且賢以名聞於世者蓋不可勝數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我仁祖之於士也亦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糊名而異人

出焉是何術哉目之所閱手之所歷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碩大光明秀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大於以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平以爲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微舉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三年冬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月丁未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爲同年友衆以爲宜爲此文也故不得辭

牡丹記敘一首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隣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槃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阜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旣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



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蠢迂闊舉世莫與爲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爲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爲梅花賦則清便豔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樵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強爲公紀之公家書二萬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送杭州進士詩敘一首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蘇子曰士之求仕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僞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爲也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與皮冠於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況使之棄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柏也言水而及

松柏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  
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  
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疇無德不報  
二子何子何以報公乎

邵茂誠詩集敘一首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  
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虛  
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  
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  
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  
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用得  
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  
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  
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  
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強記  
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  
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  
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  
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  
之貧顏回之短命楊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

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  
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敘一首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  
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  
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  
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  
爲小哉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  
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  
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  
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  
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  
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  
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  
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  
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  
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  
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  
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  
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

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晁君成詩集引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楊雄是也楊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旣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

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爲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郃猶爲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鳧繹先生詩集敘一首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



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旣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旣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兗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徐州鹿鳴燕賦詩敘一首

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不足行永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於鄉舉率用韋平之一經終於廷策庶幾晁董之三道眷此房心之野實惟孝秀之淵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徐九月辛丑晦會于黃樓脩舊事也庭實旅百貢先前列之龜工歌拜三義取食野之鹿是日也天高氣清水落石出仰觀四山之晻曖俯聽二洪之怒號眷

焉顧之有足樂者於是講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駕鄉先生在位羣賢畢集逸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山陰直禮義之遺風而太平之盛節也大夫庶士不鄙謂余屬爲斯文以舉是禮余於嘉祐之末以進士入官偶麗之文疇昔所上楊雄雖悔於少作鍾儀敢廢於南音貽諸故人必不我誚也

王定國詩集敘一首

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情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

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卽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聖散子敘一首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癥癖瘖瘡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爲箸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傑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自古論病惟傷寒最爲危急其表裏虛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類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凡陰陽二毒男女相易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卽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

服取差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微熱而陽毒發狂之類服之卽覺清涼此殆不可以常理詰也若時疫流行平日於大釜中煮之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卽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疾能空腹一服則飲食倍常百疾不生真濟世之具衛家之寶也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人巢君穀穀多學好方祕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授余約不傳人指江水爲盟余竊隘之乃以傳蘄水人龐君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田表聖奏議敘一首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

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樂全先生文集敘一首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



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直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

而況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若干首

范文正公文集敘一首

慶曆三年軾始摠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旣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敘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詞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

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  
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  
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  
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  
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  
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  
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  
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  
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  
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  
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溼  
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  
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  
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  
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  
二十一日

居士集敘一首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  
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

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旣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

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未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旣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字說三首

文與可字說一首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



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爲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爲問者言也以爲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恥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爲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爲子夏者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爲子張者也與可之爲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脩德而忘名與爲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爲子張者也

楊薦字說一首

楊君以其所名薦請字於余余字之尊已而告之曰古之君子佩玉而服韍戴冕而垂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俯僂而後食夫所爲飲食者爲飽也所爲衣服

者爲暖也若直曰飽暖而已則夫古之君子其無乃爲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邪蓋君子小人之分生於足與不足之間若是足以已矣而必爲之節文故其所以養其身者甚周而其所以自居者甚高而可畏凜乎其若處女之在閨也兢兢乎其若懷千金之璧而行也夫是以不仁者不敢至於其牆不義者不敢過其門惟其所爲者止於足以已矣之間則人亦狎之而輕加之以不義由此觀之凡世之所謂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者皆君子之所以自尊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地非不足錯也而必茅之爲藉是君子之過以自尊也予欲楊君之過以自尊故因其名薦而取諸易以爲之字楊君有俊才聰明果敢有過於人而余獨憂其所以自愛重者不至而已矣

張厚之忠甫字說一首

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客蘇軾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告之曰事有近而用遠言有約而義博者渴必飲飢必食食必五穀飲必水此夫婦之愚所共知而聖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

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恕也仁者得之而後仁知者得之而後智施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無所適而不可是飢渴飲食之道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驕且吝豈非不恕而已乎人能恕也雖孔子可庶幾人而不能恕雖周公不足觀也先生之所以遺子者至矣吾不能加豪末於此矣然而曾子謂之忠恕詩人謂之忠厚以吾觀之忠與恕與厚是二言者聖人之所謂一道也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或謂之飯此豈二物也哉然謂穀米謂米飯則不可故吾願子貫二言而并佩之將有爲也將有言也必反而求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未忠乎自反而恕矣厚矣忠矣然後從之此孔子曾子詩人之意也先生之意也

東坡集卷第二十四